印・墨・烏拉圭共產黨 同意解散共產國際

—共產國際各機關撤銷 另設委員會辦理結束—

新華社倫敦五月三十日專電：關於共產國際解散事，印度共產黨總書記約西發表談話如下：印度共產黨完全同意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解除共產國際各支部對共產國際章程及歷屆大會決議所規定的各種義務的決定。這項提議，在當前反法西斯戰爭的嚴重及決定時機，對於以共產國際存在為藉口，而陰謀反蘇及阻撓聯合國家，特別是英、美、蘇三國親密團結的反共份子們，是一個有力的打擊。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號召各國共產黨集中一切力量，團結各國工人階級及人民負起崇高的任務，於北非戰爭結束後即將開始的決戰中，協力打擊法西斯，發揚熱誠愛國主義及自我犧牲精神，動員廣大人民進行反法西斯主義威脅的神聖解放戰爭——這是今天國際共產主義的試金石。此項提議根本粉碎了對共產國際成見，將使各國有可能建立最廣泛的民族團結，使聯合國以最密切的協同動作，予法西斯以最後致命的打擊，獲得世界一切民族的自由。

新華社紐約五月三十日專電：墨西哥共產黨政治局發表由墨共總書記狄奧里司阿・恩共那署名的決議如下：『墨西哥共產黨政治局，討論了共產國際對各支部提出解散這個作為國際工人運動領導中心的建議之後，批准這個提議；因為它在反對法西斯主義、爭取各民族的自由和自決的鬥爭之中，顯然是一個決定性的步驟。政治局的這個決定將提交即將舉行的全國代表大會批准。墨西哥共產黨將繼續為民族反法西斯的團結，加強反希特勒聯盟，為動員全國堅持作戰，直至完全摧毀希特勒為止。』

新華社莫斯科五月二十八日專電：蒙得維的亞訊，烏拉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其五月二十七日會議上，同意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解散共產國際的提議。有關之政治文件正草擬中，該文件將提交中央委員會全會通過。

新華社紐約五月三十日專電：墨西哥訊，龍巴多・託來大諾代表拉丁美洲工人聯合會發表聲明，對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表示同意，並稱：『這個決定是具有最大的世界歷史意義的事情』，『它加強了世界反法西斯集團的團結，它把希特勒的政治武器完全擊碎了。』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據路透社稱：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關於解散共產國際的建議，已為一切支部所同意，因此執委會決定自六月十日起，將執委會主席團秘書處，及國際管制委員會一律撤銷，另設一委員會（由季米特洛夫負責）清理共產國際的一切事務財產及組織等。

膠東各分區 八路軍連戰連捷

蛇窩泊守敵全被殲滅

新華社膠東九日電：軍息：（一）我膠東軍區西海、南海各分區部隊一部，於四月二十九日在青石埠（萊陽西南）、場蛍、劉泉等地，將由日莊（萊陽西北）驛道出犯之敵擊潰，計斃敵長以下十四名，杜家小隊長以下偽軍名，俘偽軍三名，繳獲擲彈筒兩個，擲彈筒彈三十個，步槍十五支，手槍一支，子彈三一六六發，擲彈筒彈十二發，指揮刀三把，望遠鏡一個，鋼盔十一頂，刺刀四十一把。我軍亦傷亡二名，消耗彈藥二、五六〇。（二）五月二十、二十七等日，我膠東各分區部隊及民兵，先後在北馬廟上村（古現北）、（蓬萊東）、龍泉、杏墩（朱橋西南）、及馬廠等地，與出犯之敵激戰十餘次，斃傷日偽軍五十餘，生俘偽軍六名，繳獲步槍四十餘支，砲彈五十餘發，步槍彈十餘發，手榴彈四十餘個，及擲彈筒一。（三）我膠東軍主力一部，於五月二十三日夜攻入萊陽東北之蛇窩泊據點，將守敵殲滅，計生俘偽中隊長以下八十一名，斃傷百二十四名，繳獲大砲一門，輕機槍一挺，步槍六十支，駁殼槍，步槍彈千餘發，駁殼槍彈百餘發，砲彈九發，我軍亦傷亡十名。

華北敵寇 密謀大規模掠奪新麥

山東正勸員保衛麥收

新華社魯中九日電：據悉：敵正密謀大規模掠奪今年新麥，現北平敵偽已設立「小麥統制會」，並由天津、徐州、海州等七地敵特務機關與偽組織共同策劃掠奪新麥。海州偽「蘇淮區」（即蘇北地區）敵偽月前即已傳達「收買新麥計劃」，規定津浦、隴海沿綫由敵方各大會社「收買」，內地則由偽「收買」方商家「收買」，該區各縣敵偽均組織購麥委員會（由偽縣長任會長），指使各偽合作社進行「小麥」換品，以日用必需品換取小麥，同時並利用奸商以我所必需品，運入我根據地盜換小麥，並配合敵軍搶麥，以大規模之「搶麥」。又據泰南訊：敵正陰謀以汪偽之法幣向我根據地大量套購新麥。

另據海訊：萬縣城敵正建築倉庫，準備儲麥。夏莊據點敵已勸令附近偽保長、各村長，指定今年各區新麥割後，全部交夏莊敵「保管」，實行公開掠奪的「配給制度」。隴海路上新安鎮敵，將去南鎮落馬湖一帶搶麥，並在附近敵佔區內強徵小麥，每畝十六斤，更指派敵探奸商到我根據地邊緣區偷購小麥。郯城敵亦強徵敵佔區小麥，分兩期交清，並向邊緣各村恫嚇。現我軍民正勸員備戰，嚴密防範中。

冀魯邊

新華社冀魯邊九日電：軍息：上月初，濟南道尹於濟南、齊河「掃蕩」我冀魯邊後，親率偽軍千二百餘，於九日再度向我齊河地區進犯，我不斷反擊，偽軍遭我伏擊，斃傷偽某部十餘名，俘偽正副大隊長以下二十餘名。

陝甘寧留守兵團決定 戰士政治教育新方針

現已著手切實進行

新華社延安九日電：留守兵團政治部頃發佈本年度戰士政治教育的決定，其中指出過去戰士政治教育的基本缺點，是存在著嚴重的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錯誤，「不是拿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事去教人，而是經常以一些枯燥無味的且與戰士生活無關的概念，因此變成死記條文、背誦詞句的條文教育」。在保障今年生產與整軍兩大任務的完成，保障部隊內關係和軍民關係的改善，並把革命軍人的品質不斷的提高，完成下列五大教育任務，應作本年度完成的具體目標。在今年教育過程中，第一、要發揚生產熱忱，保證鞏固開荒以及秋收任務的順利進行和完成，講述勞動英雄的事蹟，反對懶漢怠工，每一生產階段完畢後，……

靈壽偽新民會「協議會」的醜態

維

在敵寇指使下，靈壽偽新民會在陰曆四月十五日召開了所謂「協議會」，會場是城隍廟，台下站着各「愛護村」的「代表」，台上坐着些「協議會」的主事人，都像泥塑的似的默不作聲。一會，「議長」像煞「加官」似的姿勢，說了幾句開場話；接着是一個穿洋衣裳的，是羅克述，報告案件整理的經過，他們把「農村分會」不同意的九十八件提案，因「名稱不當」、「用字不當」、「歸併」為十八件，經審核，「修正」其餘；停止「燒毀良民房屋」，以安民生」、「皇軍」發救恩德，「警備隊」討論禁示「皇軍」「治安」、「警察隊」姦淫「良家婦女」；「速正國風」，訓諭「警察隊」、「警備隊」停止劫人財物，索財款，打害良民」，等五件，責為「出言不遜」、「污辱政府」，將原案駁回了。後來，就「協議」起來了。一個人讀道：「……本年入春以來，雖地主富戶，亦感糧食之恐慌，人民以樹葉、野菜、草根而充飢者，比比皆是，至於老弱無力謀生，討之不得，因而餓死者，時有所聞，慘異常，民不聊生，當局應體恤民危，極應設法救濟，使民得生。」一半晌無人做聲。最後還是主席裝腔作勢的說：「各村攤款到區公署賤價糧食吃，或攤公款做買賣賺錢，好不好呢？」

「代表」們知道他們又想發財了。便道：「現在升合無糧，餓死的很多，那裏有錢做買賣呢？還是懇祈慈恩，向銀行貸款，民寄付以厚利，以渡災荒，感德無疆。」好久，不見回答。結果咕嚕幾句，翻譯官說：「擱下再談，準備呈請上級。」就這樣扯過去了。

接着，又讀起來了：「各村農民，因糧食不足，對於種子均感缺乏，且無款購買，是以大好荒田，竟任荒蕪，殊屬可惜。可否由官方配給種子，或發給春耕貸款，以便耕種，而謀增產。」剛讀完，台上一人起座高聲說：「本會不問此事，懇請縣公署設法辦理。」「查民村雖在『惠民壕』內，但所有土地，多在壕外，故於耕種時，每有出入，路遠必須繞道，始能到達，但往返為二十里，故耗費時間，且往繞行，雖消耗於耕作，荒蕪路，可否大開好良田，一路，而供村百姓之耕地，以通過附近，以省時間，專利耕種。」讀完，再一「主席」答：「代表」驗看，壯健，用高聲：「代表慢慢中……」

太南陵川地區 敵三次進犯又被擊退

中央社洛陽九日電：太行山區陵川敵，再度南犯，遭受重創。本月二十六日，敵由陵川集兵力，附城西南路進犯，遭我迎擊，二日晨與我三次在陵川城西南激戰，三日復犯，經我猛烈阻擊，敵死傷數百，殘敵不支敗退。

各單位就要將總結課程正式列入作為該內的軍訓計劃、整訓保育內料之材料，教材…

湘鄂邊戰況

中央社常德十日電：華容城郊及江波等處之敵，已經我大軍壓迫，動搖，退據石首。另訊：先後之敵增援反撲鶴池口，與我激戰中。中央社宜都巴東十日電：逃竄之敵，經我跟蹤追擊，九日晨除大部就殲外，殘部向松滋方向急竄，我仍猛追中。

保進一步改善。第四、克服戰士的地方觀念、享樂、迷信思想，以培養優良品質。第五、……志，提高警惕性，防止敵偽的奸細活動，使部隊更加確立起士兵教育，此項工作已在各部隊普遍著手進行。

軍委會發表 一週戰況

中央社重慶十日電：軍委會發言人十日稱一週戰況：鄂西：自四日至十日，南縣、安鄉、公安、宜都、長陽之敵，已被我收復，敵分二路逃竄，我軍繼續追擊，江北之敵已被我擊退。…七個師，已被共擊……

鄂中

中央社樊城十日電：攻入敵據點，我生擒敵工兵，刻悉西關後，我將敵營房焚燬，據點破壞，並向城外行動，我克復城內，正向京山城北我軍續攻中，殲敵四百餘，九日又……

聯合國日將臨 陪都等地籌備慶祝

中央社重慶十日電：六月十四日為聯合國日，屆時陪都將舉行慶祝大會，國父紀念週暫停，業已擬就將日聯合國慶祝會中英文節目，中蘇文化協會將在是日下午四時舉行遊藝大會，並請張主席紀念演講……

電：桂林十日中央社：桂林各界為慶祝聯合國日，決定紀念儀式日開會，學校懸掛各國國旗，商店懸掛聯合國國旗，英、美、蘇及中國各國代表演講，會後放映電影，並舉行音樂演奏、歌唱……

滅者二個師，如言云八個師，已所云：「經無一則可我用，師云師，第一……」

從「三五八四部隊」透視敵軍之戰鬥情緒

若人

一　三五八四部隊

三五八四部隊是敵人獨立第三混成旅團第八大隊（藏重康美的大隊）的代號，過二年來，敵人每次的「掃蕩」晉東南、山東、冀東、冀中等地，少不了要抽調他們去參加，總是去時多，回時少，收兵折將而歸。這一大隊的警備地帶是五台全縣，全數約計六百三十名左右，是獨立第三旅團（旅團長毛利資末）的堅強部隊，但我們看看在四個月來，部隊中發生了什麼事故吧！

二　先說一個投誠的新兵

這位投誠的新兵，是藏重大隊第四中隊（田中隊）的部下，大約是在四月十九日，田中隊所謂「八」號演習吧，在一個可能的機會，他跑到我們這裡來，是從分遣的部隊中逃脫了的。他說，他有着一些模糊的觀念：「為什麼八路軍不殺日本俘虜？日本人在八路軍中究竟幹什麼工作？參加了反戰同盟或八路軍之後，還能夠回國嗎？」他自己不能解答，但他確信八路軍裡有日本人，八路軍不殺投誠和被虜的日本兵，因此他立意到八路軍來了。

他在敵軍中的生活，每日吃着小米和豆子棒子的混合飯，一週間給一點下給品，可憐得很，是當地徵集來的，既「不可口」，也無罐頭，還得三個人或者五個人「嚼臘」。一個分一些物品，例如三個人分一包烟，則每人儘得三枝香烟而已。一初年兵照例要受苛待，照例要執行強制「貯金」，而最不堪忍受的，是不論什麼時候，肚子總是空着的。

想法安慰自己吧，實在沒有辦法，明啥早一天回家去，但是回了家又幹什麼工作呢？這一嚴重問題，刺傷了每個「歸心如箭」的遊子的心靈，因此每天纏在苦悶和不安的歧路上徘徊鄉關。

他還說，自從今年來了一批新兵，透露了一個消息，盟國飛機在東京炸得個「不亦樂乎」之後，每個新兵的臉上都加上了一重愁雲呢。

三　用嚴刑來壓制士兵的自殺

駐北高洪口之該大隊第二中隊，有一個士兵，眼看着前途凶多吉少，有家歸不得，竟偷偷的跑到廁所裡去，用布條把扳機拴在脚趾上，槍口對着下顎，來自殺，但沒有成功，僅是頰部受了傷。谷中隊長急得沒法，馬上集合全隊講話說自殺是怎樣不行，告士兵一定要禁閉他三年和另外給他一種精神制裁。士兵當時只靜默地對着，他們也默默地給他一個求援的同情的同禮。這是一幕「武士道」被自殺之神秘的機械悲劇的現實，這位自殺未遂者不到的弄着一匹小毛驢成悲劇。

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三十五分，在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三五八四部隊史上加上一行新的出發史料：「聖朝即今多事，暫時分手莫離」。

不是嗎？這可比那一行：一月二十九日田中中隊救援石佛寺分遣隊初年兵吉田服毒自殺，救援無效——生動得多了。

四　四十人行無一回

某據點分遣隊的一個小隊長，在三月間被調到和遼縣去作戰，留下一些兵弱卒，也在四月十九所謂「八」號作戰演習的名義，被抽出去「討伐」，在五月中間，小隊長負傷回來了，但每天盼望着他的部下，不見一人回來，那些人都不知去向。這位小隊長，無聊的嘆了一聲，「我的四十個部下去了，是「一將功成萬骨枯」嗎？」——正是「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也。

五　幾個典型人物

一個叫小林的敵兵被調走時，哭了一場，並對老百姓說：「如果砲台上起了火，一定要躲避，否則日兵必會殺死你們。」

某小隊長被調走時，請附近三個村中的居民吃飯，臨別只說了一句話：「走了不一定回得了」。

某敵兵說：「太平洋一敗我們就不行了！」

某車站敵兵由於我們的打擊而不得不對老百姓說：「八路軍來了，參加報告，三個五個的照顧他們好了。」

某據點敵兵經常問老鄉：「八路軍內有日本的長官不優待嗎？」又說：「八路軍有我們的……不必擔憂」

對投誠日兵優待不優待？」八路軍有我的什麼。」壽陽敵的一個士兵說：「我投有壞了心的，死不了的，八路軍有我的朋友的。」

敵兵接到我們的慰問袋後，先把宜傳品及用品裝入口袋內，才把袋皮埋掉。

六　其他部隊的厭戰情緒

和獨立第三混成旅團出入與共的兄弟部隊是獨立第四混成旅團（津田旅團的部隊），也是每次「掃蕩」晉東南必去的旅團，其伍。共十四大隊（一九四三年）駐在舊遼縣一帶，用最野蠻最可恥的方法去麻痺士兵，兵士集體如在上社他們的口令：「日子、年，花節時間去在下御寨的口令（今年）杉山蟠部隊（一個女子）曹令本武德器一。在下社的山中女隊軍曹櫻山女坐殖器為專樂門以看女人裸體或是一般的男士兵，或想到等等法門等人。但是一玩的士兵都想到八路軍去，要大、反戰同盟的部不來這樣有自身心了。下面是黑張吃支再像過去那樣的士兵對反戰同盟表現、獨立第四旅團士兵的壽陽的敵兵報告，老百姓說：

「八路軍來了一據點的敵兵報告，你們也去報告，這樣不至於死傷得多了。」

之後，將宣傳品分給士兵們看，可惜送的太少，並要八路軍對我們很關心，我們多好呀！」

是一個多好呀！

戰爭的途徑，日本士兵是慢慢地出厭戰走向反戰的前途，證明了他們對厭略戰爭，證明了他們的情緒，使進而我等自己正確的抱着悲觀失望的出路——反對日本法西斯。不特新兵、老兵是如此，就是小隊長、分隊長也都是如此。

七　新兵是悲觀情緒的傳播者

請從下面的新老兵對此來看，就可以知道這是敵人戰鬥情緒低落的原因的一種。

獨立第三混成旅團中川隊，八十名兵中新兵佔六十名。獨立第四混成旅團竹中中隊百五十名中新兵佔八十名。田川隊則六十五名中新兵佔四十名。南川、東黃水據點，新兵佔六名。三診、東黃水據點，新兵佔三分之二。

壽陽全縣、陽興、大橋這些地方都是估新兵分之一。從國內帶來的消息，前線的士兵聽了他們之後，痛罵以前的「愛國」之欺瞞，他們的心，新兵是傳播的悲觀兵的饑餓和介品、因此兵的、日寇也還是力下失望的雞鴨飲品止渴的下策，也無法擺脫一樣的一九四三、五、二十九，於前綫。

有的敵兵要求與商人結交，並提出要求在日本失敗後要庇護他。這是日本士兵因交通被敵追趕、多日本兵失信任的意見。

入寫的信件二十餘封，許多日本士兵相信即到附近的我人首，因為他們的前途那麼悲嘆，就是日本人對那些反戰同盟支部的他們信仰工作員們。信他們拖着好感、念大會他們的信件，參加反戰支部二週年紀念，抱着悔恨的心情，還有食券等）、對死者的慰問袋。

民族氣節，光芒四射！

榮侯

「一、直到最後的一秒鐘

「這是李家溝人們常常講的一句話，他們愛戴他們的領袖，李家溝正因為人們永遠是他們的黨員也就是共產黨員。四月二十五日，敵人全村被包圍、李家溝才獨成，雖然敵人掩護自己出村莊，因村被捕時「他們被捕了，之。」

敵人拷問他擔任什麼工作，別的幹部到那裏去了？村公所在那裏？他一口咬定：「我不知道！」他是老百姓。「什麼也不知道。」野蠻的酷刑上來了。他死了，死過來，再從水井裏打撈出來。「淹死，老頭灌子一張活，用冷水給他澆活過來。」他終於，帶到井裏去，始終他一大屁股在酷刑下沒有供出一個人，直到最後的一秒鐘。大罵漢奸無恥，更破口

（二）新的鬥爭火焰

某村周樹森被打三個死，一句實話都沒告訴敵人。敵人最後宣佈他的死刑了，他把刑場作為他的講台，在群眾面前鄭重的指出：鬼子是我們的死敵，不消滅他是沒有出路的，支應是死路一條。

他死了，他又警告敵人：「你周爺縱死也永不會屈服的！」他堅定不屈，充分表揚了共產黨員的高尚氣節。他死了，人們流下了感慨的熱淚，這心中的烈火，卻激烈的燃燒起來了，這是新的鬥爭火焰。

（三）為着「公家」

易文勇同志，一位模範的共產黨員，敵人緊追着，他不肯放下肩上一袋公糧，口袋太重了，他被捕了。敵人為着「公家」的糧，雖然他被一刀一刀的挖、挖死了，他卻沒說一句實話。

（四）他真有的說

劉家溝六十三歲的老者劉金堂被捕了。他有決心，有準備，絲毫不慌的等待應付敵人的一切。

「八路軍在那裏？」

「那裡也有，現在去打游擊去了。」

「槍堅壁在那裏？」

「每人一枝，都拿走了」。

「你們村裏的公糧在那裏？」

「八路軍運走了。」

敵人瞪他兩眼，無可奈何。「撕拉」一血淋淋的把他刺在那裡。

（五）他是槍械的堅壁人

張保成、張××人，年七十五，原是修械所房東，又是槍械堅壁人。四月二十三日被捕後，鬼子打着問他：「八路的槍在那裏？」回答還是：「我不知道。」頭破了，肉青了，灌冷水加刑法。他昏了過去，半晌醒來，他鄭重的告訴敵人：「我什麼也不知道，你們殺我吧！可以快點！」這位老者視死如歸，慷慨就義，他保護了槍枝和機器。

（六）一句話沒說

西柏峪婦女領袖張國梅，二十三歲的少婦，素日工作積極，人人欽佩。四月二十五日，不幸被捕，敵人用錐子威脅着，企圖從這裏得到一些材料，可是她那樣的堅決，週身被扎了二百多錐子，鮮血淋漓，她始終屹立不動，一句話沒說。

（七）她們心裏明白

朱家背董枝花許貴蘭，姑嫂倆被捉了。敵人想知道村幹部公糧、漢奸：「你們卻不說，董枝花反來問着漢奸：「朱家背那裏的人？這是「靈壽」以此來痛罵漢奸，因為她知道漢奸是靈壽的、朱家背。」漢奸老羞成怒，向董枝花刺三刺刀，趕去問許貴蘭，許貴蘭卻由山頂上仰身，滾下坡去。

（八）人們團聚在床邊

以後她倒對別人說：「咱死了吧僅一個人，一說那就事大啦！」

敵人化裝老百姓，悄悄的來到石門下莊，企圖「一網打盡」那裡的老百姓。很近了，人們還在看着，認為是逃難的老鄉。張家溝李秀義已經被捕，被迫拉着起來的日本旗，劇烈的鬥爭在他臉中展開了，他不能讓自己親愛的同胞受騙，他決心打救他們。於是他把手中的膏藥旗展開了，羅紫曄的逃散了，一個人也沒捉住。「八路的幹活！」敵人氣憤的罵着，用力的打着他，堅定的李秀義立着，任敵人打罵，受了重傷，但他終於逃出虎口。

他現在臥在床上，人們團繞在床邊，都在盼望着他迅速復原。

小幽默

母雞和耗子

鶯若

蘇聯、英、美的空軍，白晝黑夜的在德國的工業城市、德國的機場、軍營上面投彈，希特勒差不多每一分鐘，都接到這類部隊受損失的報告，煩躁起來，把空軍總司令戈林叫來了。

希特勒撚着短鬍子，拍着桌子對戈林嚷道：

「怎麼你的飛機都變成母雞了嗎？」

戈林愕然的問道：「你為什麼這樣講？」

「這還不明白嗎？人家的空軍是鷹，鷹一來，咱們的飛機縮着不敢出來，或是在地上被毀壞了！你這杜捩主義者啊！你的『空中閃擊』的高調那裏去了！」

戈林很氣憤不平，反問着希特勒：

「怎麼你的軍隊都變成耗子了呢？」

「你敢這樣對待元首嗎？你這是怎麼說的？」

戈林冷笑的說：「這還不明白嗎？你這閃擊主義者，為什麼吹起『逃避殲滅』的戰術來了！並且你的軍隊，還是最無能的耗子，在突尼西亞，見了貓時，連『逃避』都不會啊！」

外面發出空襲警報，他們兩人逃進防空室，轟炸聲使兩個人的談話中止了。

（左緣殘欄）……已為盟軍所佔的……午投降，該島投降後，是意大利已有三十平方英里……盟軍手中，該島乃係西西里海峽中一最要戰略島嶼……入……十哩。墨索里尼費時七年從事設防的要塞，盟軍進攻……月時……將用該島為隨時監視法海軍行動之所，意空軍均由該島機……間，就加以佔領，其「秘密」防禦工事，已証……發英國開往馬爾他島的供應艦。該島海港東南二……

科學知識

小麥的病害和防治法

瞿翁

（一）腥黑穗病

小麥腥黑穗病俗名黴疸。有的地方叫葯包。病的樣子很不容易看出來，但他的特現綠色，無光澤，是緊要的特徵。至成熟時特現濃綠，並且他的穀皮開裂也不正。比較健全的麥粒以外，內有灰黑色粉末，在磨粉時去不淨這些病粒，麵粉也有腥味，有礙衛生，實在是影響的一種病害。

此病的病菌有兩種，一為網腥病菌，一為丸腥病菌，都是藉他的胞子污染種子傳播蔓延，所以防治的方法最好是（一）施行種子消毒，如用溫湯浸種，及用硫酸銅液浸種。（二）拔除病株，在小麥收穫前把病株拔去燒掉。（三）酒拌種。（四）引用能抵抗這病的種子。這樣病害即可消滅。

給北平的市民（七）

（原題「學學淚眼的北平市民」）

紀新

七、開發——建設（續）

要「抱合」，也不好意思就去找老財閥底的財閥，於是挾持年輕的、機伶的新進的金融資本家、軍需工業家，也正在想勾搭軍閥，投機作一票大生意，兩下一湊「合」，可就「抱」起來了。這中選的新進財閥，是鮎川義介。鮎川所領導的「日本產業會社」，是一九二八年繼由「久原鑛業會社」改組成功的。由於鮎川的素來善於「親軍」，在不到十年之間，竟變成了從「三井系」裏逐漸獨立起來的，住友、安田、大倉，而發展成為僅次於三井、三菱的「王國」。這「日產王國」用「親軍」壓陣，用「投票公開政策」，蓄電制吸收中小的產業資金，擴張金融市場，包辦各部門的軍需工業，使得軍閥不能不寵信，不能不依賴。於是在「七七」事變的那年冬天，就舉行了「抱合」的慶禮：由軍閥「視迎」「日產」到「滿洲國」，改作為「滿洲重工業會社」，承繼了「滿洲國防經濟」這份大產業，作為「南滿鐵路」——原先常是「滿洲國」一部分之外，咱們叫「滿鐵」的資產，大部分化純粹運輸會社以外的，全部「滿洲重工業」；像鋼鐵、煤炭、輕金屬、汽車、飛機等重要產業，都交給鮎川的「滿業」來經營，使新進財閥就以「國防經濟」為鎮符，經由產業統制法，享受到獨佔和被保護的「特惠」，並且給予開創十年內六厘紅利的保證。

這樣，新進軍閥和新進財閥算是魚水合諧了，可是老軍閥和老財閥呢？老「滿鐵」的那批元老，實在是皇室、官僚、老軍閥和老財閥的嫡系，就感到有兔死狐悲之感，也不能忍受。皇室、官僚還不便公然反目，老軍閥、老財閥就不能不出來「爭風」——自然特別是老財閥。所以它們首當其衝，開始表示消極，同情於對華緩進的輿論，用的手段很沉着：開始表示消極的財閥所要支持的國家資本，到底能不能在侵略、開發、建設所需要的巨額資本上，充分應付。好老辣、就這一招兒，軍閥就受不了：本來所謂「滿洲國」的「國防經濟」，原就是在那裏積極「畫餅」、自顧不暇，還不用說向華北、向全中國，甚至向「大東亞」發展啦，更要想「抱合」向華北老財閥，向中國，向「大東亞」發展，那就非得再去「抱合」老財閥不可；不然就不能建設起來，所謂「國家資本」的計劃，至於老財閥，那本是一部分老軍閥的、中國人民堅持抗戰的決心所粉碎，已經在「七七」以前，就被中國人民堅持抗戰，新軍閥也不是沒有意識到，無如已經騎在老虎背上，可怎麼下得來呢！

順「七七」戰端的近衛首相，倒還識趣，一聽風頭不對，趕緊成立「內閣參議會」，把三井財閥的總帥池田成彬、「滿鐵」株式會社的總裁松岡洋右、關西財閥的台柱宇垣一成，以及「日本經濟聯盟」會長鄉誠之助，都網羅到一起，讓它們和軍部組織一個政友會、民政黨的巨頭人物，都羅致到一起，讓它們和軍部組織成一個太上內閣。這個太上內閣不是執行機關，讓老財閥們也不發生直接關係。——這樣敷衍，當然不能使老財閥們滿意，到底在半路途中，給醞釀了一個「改組」，許多「參議會」的人望，都坐上了「大臣」的交椅——這是後話。論理，軍閥大可藉着近衛的拉攏，就和這些老財閥進行「抱合」，可是，還不好意思。並且覺得這個太上內閣雖然不和

「電力」：這是財閥壟斷着的重要資本，全國有五個大「電力會社」。從廣田內閣時代，軍部就已經指大動於引起了爭端，到「七七」以後，更認為非施行統制不可，於是提出了「電力統制法案」，極力主張「電力」應歸國家經營，老財閥不能再沉着啦，紛紛運動抗爭，認為該議案之規定，政府實不費一文而統制電力業，認為「私有財產取消」，實為不法之行為」。在眾議院裏鬧了二十八次會議的辯爭，多月，終於由參眾兩院同政府代表，成了折衷的計劃，通過了議會。

軍部發生直接關係，對軍部總是一種形式上的威脅，於是不能不搬出軍部主持的「大本營」，作為另一個太上內閣，來和「參議會」對立。結果，雙方繼續反目、摩擦：

這個摩擦，不能算小，財閥的一個頂重要的產業部門，軍閥從手裏攫走啦。財閥積之大摩擦，發動了進攻內閣，且促成了內閣的改組。可是大摩擦之外，還有小摩擦，軍閥對財閥的不滿意，中小財閥和大財閥，就在這電力案的同一次議會中，專為保護大資本家的利益，官僚派的議員提出了嚴厲的「商業組合法案」，就毫不顧及中小工業家的立場，竟把中小商業陷於困難中，這政府為了這些中小商業，熊度、也不得不被迫表示出「甚麼」來……說，就毫無辦法。

——就在這電力案一比，「興亞院」，「統制消費」，致使「興亞院」帶來了血腥的摩擦！擴大出去的時候，就是成立「興亞院」的時候，所以在成立「興亞院」的摩擦，這種統治區域，是全亞細亞的摩擦。

軍閥還要改成了一個「興亞院」。有一位樂觀派的東條，起了腦子，他們很自傲，當年多擁有「坂垣征四郎將軍」的智囊」、「坂垣之膽，東條之智」，很有膽子。——他說：人人皆知「東條有智」，「坂垣有膽」，且不說東條，在「九一八」之後，東條的膽子就拔高了——現在可真是大有膽量，坂垣將軍，正是當年主腦「領導」大膽的石原，「九一八」事變起後，在「七七」前，率領着「關東軍」的「滿洲國」之「父」，肥原「膽」，到了太原、徐州、漢口，被中國人一、「膽」給打破了；他在中國地區內、揮舞指揮的軍「膽」，被打得落花流水，敗在台兒莊，被咱們的八路軍「膽」打敗了，跟着還「膽」敢到「華北」敗在中原，就這樣敗了個「膽」喪、倒楣的軍閥落到了這樣的地步。

功的「內閣改組」之後，便是「陸軍大臣」、「又有」、「官」，跳上舞台，「條」鬼子們也又有點那個「膽」，於是智謀又一「次官」，「總理」大臣。這樣一來，不但「官」，不免有點損害，結果卻是財閥的利益，也急了老財閥的財閥。「興亞院」遮羞的獨攬大權，「財閥」是由軍部的自由，而財閥的大權還是在財閥手中，所以美國出讚任「內閣」成為「陸軍」，可是對「華」的功勞，因為成立「對華院」並且束縛了財閥的自由。

他們「外相宇垣」，老將門戶開放，「固守」「外務省」的外交政策，不答應下面由「獨立」的「對華院」來「管轄」，在「外交」、「交涉」的事務上，「大綱」通過了，於是宇垣的主持，「國際聯盟」、「興亞院」、「四相會議」，宇垣老將祇好下台，也通過了「興亞院」在北平成立了「華北聯絡部」，在東京成立了「興亞院」。

宇垣老將出了「對華院」大綱，除了在華第三國有關係的外交問題外，「對華院」都歸了軍部。老財閥可算完全失敗。於是，氣得半句淡話也沒有，「大本營」到了，近衛內閣就倒了台——到底也還有不可倚的力量，老財閥沒出三個月，近衛內閣倒台，這是第一次倒台（還有第二次倒台），促成近衛內閣倒台的，是還有實施「總動員法案」這個大糾紛，這個大糾紛，表現了軍閥和財閥最激烈的摩擦，一個

最尖銳的鬥爭；表現了財閥的臨到末日；也表現了軍閥的走上絕路。

單是這「總動員法案」的全文，就有五十條，和這個法案有關係的「法案」（像「貿易統制法」、「匯兌統制法」、「棉紗統制法」等），還有「統制規則」（像「金使用規則」、「企劃」規則」等），多揮發油、重油販賣取締規則」等），多好幾十種，真是偉大的「企劃」，咱們沒有工夫，管那許不，祇就這「總動員法」來考察考察，也就夠了。——可是要忘記的網啊：敵僞們對於咱們以及它們自己的人民是撒下了多麼密的網啊！

其實這「總動員法」的產生，就是因為咱們堅持長期抗戰，是漢口陷落以後，敵寇們徹悟到：不要說「速戰速決」，就是反倒像繼續維持下去、支持長期戰局，也非「全國總動員」不可了。所以，「總動員法」的「全國之力」，就是準備持久戰局，「國之力」了。——也就是在今後將以財力物力充實軍需，獲得徹底的「中心目標」為了整備國內的經濟組織，同時，以財界人對於這「……」

底的勝利，必先認識國內的經濟組織，完成一切的統制。……是事實，它們「總動員」的「全國十分之一」工商業基礎」，當時木村增太郎的「總口供」……它們的「全國十分之一」的工商業為基礎，特別是「物資總動員」的地區（尤其是東北），要以開源為骨幹：「總動員」已經特別規定了「物資總動員」的地區，可是，實際不然，因為它們的財閥領導着很多地方，可以來投資啊。

許多的「總動員法」的骨幹是「統制消費」。——但我以為，實際上是要徹底的消費統制；故要把「三井系」的財閥池田總裁所能節約。徹底管制消費，「統制」的實行，故要徹底的消費統制的「財閥」，以致這種人吃不上、穿不到、節約、自己的人民窮困，「消費」以致人吃不上、穿不到、節約的目的，是要咱們徹底「統制消費」。

軍部常當物資的「節約」：因為它們認為咱們是大量的刀子上，時常咱們的力量，都是吃不上，喫嗎？咱們的作為，是徹底的，就更是積極的，這都不是池田自己學生穿……就更不用說啦，咱們婦女，「積居奇」，就更不用說啦！

機關「動員」，是強化「總動員」，它們成立了一個偉大的「國民精神總動員」，為了「全國總動員」，推進「新」運動，為了「總動員法」的實施，它們又設立了「物資運動」，「新國民運動」：這是「總動員」的「國民組織」，以及成立了「大政翼贊會」，和「國民生活」，「新國民」運動的口號：成立了大政翼贊會，擁護「新國民」的「大政」。「有閑婦女」、「汪主席」、「狗」等都屬「國際性」的「奢侈」的「新」，「節約」的……「新」「新國民運動」，就是「汪主席」的「新國民運動」的「包銷」的「專利」。

參觀的人看見木炭的汽車用灰色的紙張作衣裳，請想：這是什麼「根據」「親」，這是把人的「節約」的資源「汽車」，用紙料作衣裳，用牲畜飼料作食糧……這是它們那裏。物資怎麼會有效方法，最充實呢？以「總動員法」的目的，作為「抱合」的基礎，「總動員法」的「消費節約」……心物總動員法，發揮增食……

十分失望，認為「國民」的經濟基礎，已完全「動員」為「總動員」的一方面，而為了軍閥對於財閥要求的一切的統制；以財界對於它們，又是要從財閥身上爭取，它們既然要一切都統制化，財閥們卻要在統一的統制下，以維持它們的利益，一方面又要防止激烈化，於是爭取在這一切，一切的基礎，它們在下面維持它們的地位。——這一層，要表現在軍閥的「總動員法」的極端統制裏，「總動員法」下爭取資本家的大爭執上。

對公司資本，金融機關資金，放款的限制。（一）對公司紅利的限制：這都是財閥所斷難忍受的。它們指斥這種法案「違憲」，是喪失了它們的根本。（二）對公司資本、金融機關資金的限制；（三）

第十一條的內容，可以分為三項：（一）

那就是說侵害了私有財產的神聖；它們指斥這種法案會消滅激昂的民氣，引起國內衝突。由池田為首，號召了金融巨頭等一切有力人物，聯台反攻，在內閣裏的激烈爭執，不說，軍部的佐藤情報局長竟公開的在報紙上對池田「嗎罵」。財閥們到底還有威風，馬上鼓動得經濟界大形混亂，股票行市狂跌。這一來，不但近衛首相吃不住，就連軍部也有點軟啦。結果，產生了調停方案：對公司資本，資金的限制，另外施行「臨時資金調整法」，對金融機關資金，放款的限制，另外創設「戰時金融會社」。對公司紅利的限制，規定為：（一）要增紅利，須經主管大臣許可；（二）每年紅利分配在百分之十以下的公司，不許再增加；（三）每年紅利分配在百分之十以上的公司，原則上許其增加到百分之十；（四）關於受限制的利金，仍由企業者自由保留，作為擴張產業之用，政府不強制其保有公債，或加以其他法令限制。

這回財閥總算相當勝利：得到一分紅利的保障，而且經過大臣的許可，還可以增加，利金可自由用於擴張產業，不受政府限制。那末，這齣戲就算圓滿完場嗎？不能的。第一、能保有一分紅利的公司，祇是屬於大財閥的，為數並不多；其餘不能保有一分紅利的公司，在這種情形下，要想增加紅利，自屬困難，要想擴張產業，更不可能。第二，規定利金自由用於擴張產業，對於資本家，總算合適，對於改善國民生活，就毫無直接關係。所以，這回軍閥和財閥勉強「抱合」所完成的「總動員法」，祇能收到以下的效果：

一、近衛在財閥和軍閥當中周旋半天，臨完為兩方所不滿意，不能不下台，

二、促成中小工商業的破產，使中小資產份子更毒恨軍部（或政府），「專以保護大資本家為務」，而藉口「統制消費」，向它們施行重壓。——這一層，就是在咱們的淪陷都市裏，不是也表現的很清楚嗎？

三、造成新的失業群，新的兵。——和平工業，如紡織業、人造絲業等，在戰爭拖延期間，被軍需工業壓軋得逐漸沒落：或者完全停頓，或者裁併部門，或者減少工作時間，就直接促進了失業問題的嚴重；這回「總動員法」一實施，更於和平工業營業的一切中小工商業，一齊都儘先臨到崩潰的厄運，失業的羣衆，男人在嚴格執行的徵兵令下（十六歲至五十歲的男子，一律服兵役），惟有去入伍，女人祇好「回到廚房去」。

四、民不聊生。——在它們，是可憐的，顯連無告的老百姓兒寡婦們；在咱們，是淪陷在敵寇和漢奸手裏的一切老百姓。

可是，一方面和財閥衝突，一方面又併吞中小資產，對大資本家，它們就實行統制的能轉張，結果徒供自己消耗，雖得交換的「贏利」。（二）「總動員法」，雖然規定了一分的利率，那祇是「保障」，不是「保證」，在種種統制之下，和剩頭的軍閥們打下去，怎樣能有一分利的「保證」！（三）對外呢，天下事，是最有限的希望，可是直到現在為止，它們的長期戰爭，以及航業，致於商業等各方面的實在的情形，是太不消耗變的財閥們在……

變的「犧牲」、「所謂」……，正是實實在在的產業的希望，但「一無所獲」、也一樣的……也必然的由沒落而崩潰，源的被控制和市場的喪失，們可以斷言的。

一、單那末，挑起了「大東亞戰爭」也沒有救啊，更沒有；（二）南洋的資源，本來已經枯竭，又失掉了英美的供給；喪失了更廣大的市場。——非但不容開發，也還不容保持；（一）什麼「總動員法」、什麼「興亞院」、什麼「大政翼贊會」、什麼「對華院」，

（下接第六版）

（上接第五版）

「大東亞省」，好像都是還嫌好了的計劃，其實都是在劇烈的爭奪裏的攫抓。那些敘述過的不必說；就說這「大東亞省」，除執行「確保戰略據點」，管制重要資源地域，擴充日本戰力」這兩急驟抓的任務外，不是又表現了軍閥和財閥在「實[illegible]」衝突，矛盾的輪翻掙，更不可開交的掙命糾纏嗎？

夠了，這回我「詩云」「子曰」的，嘮叨的太多了，但是，請原諒，我要說的：第一、我在前邊提到，敵人會萃，如何要把「它們」那「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法西斯帝化」；可是在這個的過渡，更促進了「它們」自己的殘暴衝突和矛盾，結果這個「軍事的」「矛盾」，越往後，表現得越激烈越尖銳，現在，敵人的衝突和矛盾，帶到末日，走上絕路。我更加重視的，是「分明的」，也許都像是主觀的，我感到的「死」見，現在我們沒有[illegible]，「它們」說的：感情的氣勢，所難免的；觀；事實，也們沒有不壓難。——敵人的「死定了」，是客觀的事實；敵命和鬼頭們要親手「把國家命運」，人民生活，客倒的斷送到崩潰毀滅的大劫裏去」，也是客觀的事實。

更動。在開戰以來的五年多裏，鬼子們內閣，挑起戰事的近衛下台以後，中間經過平沼、阿部、米內，隨後又是近衛，近衛第二次下台之後，換了現在的東條內閣。前前後後的內閣，一大堆，還是第一任近衛內閣時期，我們的事，以後的太多些的任內閣；雖然大部分都以厲行「總動員法」為中心的任務，就是不斷發生這些個；可是，都表現衝突，矛盾的「總動員法」的故」，我就都不再嘮叨了。——

我祇請求你們，心外的辨別，把我已經舉出來的這一段具體而有關聯的事實；和軍閥，和矛盾，部是如何的衝突，和緩；還是會逐漸激烈？看：「大用衝突」、「和矛盾」，是不是衝突和矛盾的結果？看！——用元氣「火攻心」，「天皇」、皇室、軍閥、財閥、官僚，友誼的態度看：「比較明白的人民，能逃出毀滅的浩劫？看」，我要求你們這些個統治階級，有誰能逃出，和咱們淪陷區的人民，是不們看：它們和它們「同死」？的人民，和咱們的浩劫？是必得「知道了」關於「興亞院」、「總動員法」等等「對第二、「企劃」的根底，再來看敵人和漢奸在咱們眼前所表華」、「建設」，就會一目了然，覺得不值一笑了。

依照池田的申明，整個「總動員法」，是拿「統制消費」作骨幹的，可是財閥們對於開發資源，並不太作妄想。可「軍部」——尤其是「現地軍人」，可就不同了：它們要妄想「要把緊急命令，不聽話，就索性蠻幹。在這種意義下，說到華北的開發，那很明顯，「開發」就是掠奪，就是說「用「王道」的手段，在咱們這裏厲行「總動員法」」要所說的「統制及運用人的物的資源」。敵人對咱們的「人的資源」的「開發」，前面已經說過一些「一奴才和狗」，後面也還要提到的成績，暫置不論。單表敵人對咱們的「物的資源」的「開發」：就是媒、鐵。敵人想充實軍需工業，「開發」、「開發」了幾十年（要從「甲午戰爭」以後，人在東北，已經「開發」已經開發了五年多；在撫順等處開煤礦說起）華北，敵人在東北，又已經「開發」了五年多；結果怎樣呢？據「滿洲國」的武部總務長官在去年舉行過「大陸聯絡會議」，「朝鮮」、「蒙疆」、「滿洲國」、「華北」，在東京舉行，「滿洲國」「華北」「滿第二次「出席」，發表談話說：「……」「滿洲國」、「華北」……都有「首腦」出席，今後對戰爭起見，以「一同樣」，對於大陸聯絡會議，為完成大東亞戰爭起見，以第一要義提出：「……北」，「與「華北」……發展產業，是「華北」非常重大。」由此一端，「滿洲國」、「鐵」，亦須「華北」供給……但因須供給朝鮮，「滿洲國」一部份產業，亦須調整，…………

此正為不得不依賴「華北」之原因」。這「以第一要義提出」的煤，不過如此：「滿洲國」內部的「煤炭增產」，還得「調整」，不錯，是得「調整」，而且還「以第一要義提出」的「微發勞力的恐慌，就是「人的資源」的缺乏，因此，「調整」就是勞動力的恐慌，就是「人的資源」的缺乏，因此，這機成立一「華北勞工協會」，成立「勞工招待所」，專門在華北「微發勞工出關」。——「微發」的辦法是抓揀壯丁，這樣、當然，這祇能算是「協力增產」，不能算是「依賴」。所謂「依賴」，是說「滿洲國」的煤，要供給朝鮮；「華北的煤要供給「滿洲國」，以及日本。因為要使這種調整「圓滑」，所以華北出「須煤炭緊急增產」。

華北的煤是多的，熱河、它們算在「滿洲國」裏。北、河南、山東、山西、都有，山西的藏量、更是世界馳名。河紙要能夠大量「開發」，就是不「緊急增產」，也足夠供給，「友邦」「完全」需要建立起來，無奈這大的開發事業，咱們以前沒有替「友邦」偏偏又苦不肯「協力建設」，現在「友邦」，咱們「建設」，偏偏又苦不肯「協力建設」東亞新秩序」要來替咱們「從中作梗」，再也不容你大量「開發」東亞新秩序」的八路軍，把稍有煤模的柳江、天佑、長城等煤礦，雖然依據華北之後，把稍有煤偷偷摸摸的「開發」些個小坑，小窰，一時都給「開發」了去；又所以這幾年的「緊急增產」，「緊急增產」，到底還是無濟於事；強化治安」。

幸而「是運亭通一發動「大東亞戰爭」以前，就又「開發」出來一個「協力」「開發」「煤、鐵」一發動「大東亞戰爭」以前，就又「開發」的，「協力」「緊急增產」。這就是讓咱們的所謂「開竭血肉之力」「緊急增產」。這就是讓咱們取得牛馬不如的待遇們，還要「獻出血肉之力」，預計到去年年底，竟可以待遇們給「帝國」「協力」的「希望」，（祇是「希望」——「緊急增產」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希望，（祇是「希望」）——的大陸聯絡會議裏，也有「以第一要義提出」的！

「在「大陸聯絡會議」裏，也有「以第一要義提出」的鐵呢？是「開發」的最大成功。——論理，也好些；其實鐵算是「開發」的最大成功。——論理，也好些；其實情形呢？想必好些。——論理，也好些；都屬了它們，東北鐵礦北已經估計了多少年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都屬了它們，東北鐵礦鐵廠估計了多少年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都屬了它們，東北鐵礦北已經估計佔咱們全國藏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都屬了它們，東北鐵礦；藏量，已經經營了多少年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都屬了它們，東北鐵礦都屬了「華北鐵礦」，北、華北的鐵礦，除了市民上而且東北已經營佔咱們全國藏量的共二、華北鐵廠，又從美國買進了大量鐵礦；你們可千萬不要走近了石景山鐵廠，那是頂森嚴的禁地，而且北平的鐵廠，還有大的發電廠呢。而且北平除了市民煉鐵廠，還有大的發電廠呢。而且北平除了市民燒的「七七」以前，在「七七」以後，三、八年，已經積了從美國買進了大量鐵的！足供一年之用！——九三八年，已經積了從美國買進了大量鐵的極增產，的大量的鐵，能夠用來加強前在咱們的華北積了大量的鐵，能夠用來加強前在足夠用的戰爭不拖延，都得不向咱們在這個「開發」，那麼在咱們這裏，可都不足以抵補消耗；就是不得不向咱們要說，工業「開發」，「救不了一九一五一年，要說，工業「開發」，「救不了一九一五年」的情形不足以抵補消耗；就是人民用一分錢一根的洋烟卷，的洋的打五、六年，戰爭不拖延，就是人民用一分錢一根的洋烟卷，的洋的「開發」一買一大把的洋釘子，就是人民用一分錢一根的洋烟卷，時光一毛錢一大把的洋釘子，到十元；真是「有舊鐵器來」，到了「統制」從前買不到，的督促咱們「獻鐵」，搜括得經常的督促咱們「獻鐵」，這就是「獻鐵」嗎？送上段去！

必須說到銅：銅，不能作槍身、砲身，可是作彈殼的必需品。大概咱們都知道「友邦」原是產銅不足，說起「銅」，便以前，可以供給它們百分之九十九的需要；可惜不是「銅山」的「友邦」的「獻銅」，已經漸漸的「告竭」，這個恐可以供給它們百分之九十九的需要；可惜不是「銅山」所在的，就發起「獻銅」運動，正式的，必須「獻」了，政府「開發」「新民會」的「主催」、「大至銅床，少至銅錢，都要「開發」了，三斤「小自抽屜上的「獻銅」、「碎銅」，去買了，元買，你們去買一角錢一斤；「不獻」了嗎？銅為了銅，「賣」，就是「取銷你的配給權」。不獻了？

此外，為了「獻銅」，很方便，還「開發」了很多。此外，「出口」去，可是貼上「獻銅證」，不應當工業的重要資源，火藥用「錫」、紡織（人造絲）（就是棉花、麻布），飛機用的「物的資源」，汽油（開「摩托」用），作錫、銻等輕金屬，也是世界馳名。棉花、煤、鐵都要「開發」，可都得屬咱們華北。所以敵人「依賴」、「開發」，最「協力」「緊急增產」，就要「主催」，咱們「獻鐵」；為了這些事，都得「協力」「緊急增產」，就要「主催」，咱們「開發」得還不容易！

北平二十萬市民，大概都見過「新民會」的「告示」罷！——至於嚴格統制收取，那更不用說：住在四郊的北平市民，大概都必須盡量送到附近的集上，按官價出售，收穫的棉花，都必須盡量送到附近的集上，按官價出售，算是勞力「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表現；若是私藏、私賣，要以「通匪」論罪。——「王道」！」北平的市民們！這個是在「天子腳下」，還客氣得多呢；到了外府州縣，那就是「無料取割」，——還講什麼「官價」！——可是，這又僅限於鐵路沿線，對於廣大的邊區裏，它們仍然毫無辦法。

從一種「可惜」的，機器油類，由直的到撫順、石頭裏，能煉出油來，那是它們的「獨門」，所以可惜它們，成了太平洋的供給；可是，它們從美國，在它們自己的「滿洲國」煉油，也就是南洋的出產，南洋的出產，還不容「開發」。在撫順、石頭裏，南洋的出產，還是它們從美國「南洋」油；啊」一年多了，也極少，從外海底的美國「南洋」油，大東亞「聖戰」從此「摩托」，一年多了，南洋的出產，還不容「開發」的，「摩托」們一不論民用，軍用，一是總有一大。祇好眼睜睜的，「神聖」「燈」，長此下去，不也是不聽話了的。

鎢、錫等輕金屬，大量礦藏，在它們的國內、和咱們的東北、華北都很少出產。其次是南洋，也有較大的產量。湖南，以及更西南的地方，江西，「南洋」也都是在咱們的江西、尤其是含人心煩的，武漢已經攻下，可惜這些都不能到手。年來「軍需工業」，是「勢」無限色了。可惜消耗了四五年，還是「終於祇能想望」，真是太叫「苦」，「開發」的要求，各種重要的「物的資源」，也祇能達到極有限的程度，也總覺著前途十分渺茫！——不但咱們如此，就是它們自己的財閥，不是早就有「今次事變之犧牲」，致於一無所獲……」的悲鳴了嗎？

為甚如此，這才越要掙命，折騰；越要「開發」、「建設」。這些，敵人和漢奸們，也未嘗不知道無益於大局，可又不能不忍痛支撐。真是、讓咱們瞧著，也怪「那個」的是，「設」。

司「華北電信公司」、「華北交通公司」、「華北開發公司」，設總署」，「華北政務委員會」「建設總署」，「華北政務委員會」再加上一個「新民會」，這就是「軍管」的三大「實業總署」，「公司」、「兩大」「華北」，已經「開發」的——「新民會」就是支撐「建設」，不談；建設總署，這三個再說說最近的「華北電信公司」包辦電話、電報、經營的電線，「華北電信公司」包辦「華北」兩經電信「華北」主要的經營電報，「建設」、「電話」包辦著；損失，電線的折毀，軍用一句話，後者很忙，桿設就各地「營業」，很多「命脈」，通「建設」，「華北交通公司」主要的經常工作，修「建」、保護、包辦經營。自然也不太多；「事業」修一條從各地煤炭等「物的資源」運到敵人的交通；「開發」來的東西，運輸一般人民；客運，持，算不上商業；其次是業很少「營業」、是不開發，多半，人民「商營」，說不一是壞了，很多「營業」的，也不多，時常丟失；這種，幾乎頂算起來，算不了很痛快的。

建設：「華北開發公司」，設總署」的主要經常工作是包辦各地資源的「開發」，「總署」經營的「緊急增產」是重要的——「華北」、「開發」協助的，需要都很（以後）「開發」，「經營」，轉呈重要的「物的資源」「事業」；「緊急增產」，「增產」，所以「開發」的軍事，所以從「開發」的「華北」「現地軍人」——和「開發協會」——以及「漢奸」、「軍部」、「事業」、能和財閥不論「軍部」，都很想在華北……，都無法透了：不投資，不過「一無所獲」；……

；所以像有人說在華北作館川第二大倉財閥，是要發華北，就是很費過心思，多年之前，就在北平設立了倉的辦事處（就是所謂東城的「大倉公館」）。「北洋政府」的各派（尤其是「安福系」），始終很巴結他。他也很對在賣國的生意裏「掌盤」，拉攏。現任的「朱委員長」以至「華北開發公司」裏很活躍的曹汝霖、陸宗輿，都是老年好友。因此，大倉財閥，被大家屬望最殷，認為大倉是三井系」的老夥友，目前的情形又還在這裏，多少在「華北開發」和「華北政權」上起些作用，還是能得的，想大實力氣，還是不肯。所以，「華北開發公司」的大量投資，終於是不可能的。

事務，由王蔭泰「實業總署」，專管「開發」以及「建設」的「拋合」經濟建設，都是成績不算壞，在「日本」[illegible]磨滅的功績，都是大的努力，對於「公倉」的「建設」，更[illegible]

設」正統機關，原先祇叫「華北建設總署」。殷「忠毅公」務委員會「是以後的事。前任「督辦」，殷「忠毅公」「忠毅公」，姓殷名同，「忠毅公」是謚法。「華北民會」在「臨時全聯會」裏通過的。提議追謚的人，是東代表王梓生（當年的時候，始終保持和「華北政務委員會」平起平坐的地位。現在余晉龢市長接任，情形自然不同些。這個「總署」，顧名思義，當然應該包辦「建設」一切事宜。不過，負這個責任的，另有「興亞院」；還有報紙的「華北政務委員會」和「新民會」，至於部份責任，也各有專屬：負經濟「建設」責任的，有三大公司；「實業總署」；負財政「建設」責任的，有「聯合準備銀行」；「和「財政總署」；負文教「建設」責任的，有「內務總署」和「教育總署」；負軍事「建設」責任的，有「華北派遣軍最高指揮官」和「治安總署」……所以這「華北建設」的範圍，實際上就不免受了限制。限制到「建設」華北的新都市的土木工程。於是，「建設」「新北京」，限制到「建設」「新北京」設總署」大廈，在定阜大街「建設」的「官邸」和「建設」，在城外「建設」「中南海」對「督辦經手在中南海「建設」「飛機場」，「建設」「新北京」「外賓招待所」，「建設」「保健院」，「建設」「中央農事試驗場」，「新市區」，設」，又在城裏和市政府的工務局搶著修馬路；更在綠米倉「建設」的「靖國神社」。這些都是窮年累月的鉅大工程，所「建」而且給咱們這古老的城市平空添出不少「繁榮」的「勤態」、「總發」，「在一切新建築物的形式上，都充分表現出「友邦」的格「神社」自不必說），越發顯出「共存共榮」的氣（區可憐了包工的木廠子，到現在還沒有領到錢的，殷「督辦」兼其「忠毅」的風節，始終思想有意讓更自然的「建設」事業：拿「督辦」而兼「新民會副會長」的資格，還是經常和「交通」、「開發」兩大公司，取得「統制」、努力於「物的資源」（特別是食糧、棉花）的「統制」；緊「實業總署」獨佔春色。這樣的進適，使「開發」不讓忠毅公」的位置，不能不特別豐盈。於是，他不得不拚命算「建設」自己的米倉、金庫；可惜，工程師打錯了圖樣，竟建成了「忠毅公」的陵墓！

…………

同樣、一班敵偽和漢奸，都在依照錯誤的圖樣，努力「建設」自己的陵墓。

（朱宗梓敘）